

文化视点

近年来中国的动漫游戏产业发展迅速,不少作品和产品成为向海外推广中国文化的“排头兵”,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差距——

中国动漫游戏产业,距离做大做强还差几步?

■本报记者 郭超豪

当以《王者荣耀》(海外版)为代表的国产游戏在海外的年营收突破800亿元,其中《原神》上线首月即创下国产游戏海外营收纪录;当《伍六七》《雾山五行》等国漫IP被海外动漫博主热推;当《哪吒之魔童降世》《姜子牙》等国产动画电影动辄席卷十几亿甚至几十亿票房……中国的动漫游戏产业(业内简称为ACG产业)似乎正迎来一个前所未有的好时代。

在日前举行的第六届中国青年文艺评论家“西湖论坛”上,与会人士在肯定中国ACG产业高速发展的同时,指出了鲜花与掌声之下的隐忧。一方面,剧情、IP等内容构建方面仍存在短板;另一方面,技术仍是困扰中国动漫游戏产业的瓶颈。

爆款背后,原创内容和技​​术支撑仍有短板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新时代中国动画学派的构建与民族文化传播研究”首席专家盘剑提出了一个“网络动漫游戏文学”的概念。他以自己曾经参与评审的一部动漫作品为例,该作品号称是国内第一部按照国际最高技术标准制作的原创3D动画电影,投资过亿,耗时三年,但上线后却反响平平,豆瓣评分至今只有6.1分,被很多网友评价为“硬件已经足够强,但剧情等软件还需要大幅升级”“精气有了,神去哪儿了”。在盘剑看来,这个例子非常很好地说明了故事对于动漫产业做大做强的重要性。

他同时认为,故事的成型最终依托于文学,但动漫游戏文学有别于传统文学,有其鲜明的独特性。从这个角度来说,网络文学与其有更加亲近的关系。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禹建湘提供的案例,正好可以作为这一观点的佐证,即唐家三少的小说《斗罗大陆》。作为一部网络阅读量超过一亿的网络文学作品,《斗罗大陆》先后被改编成了动漫、游戏和电视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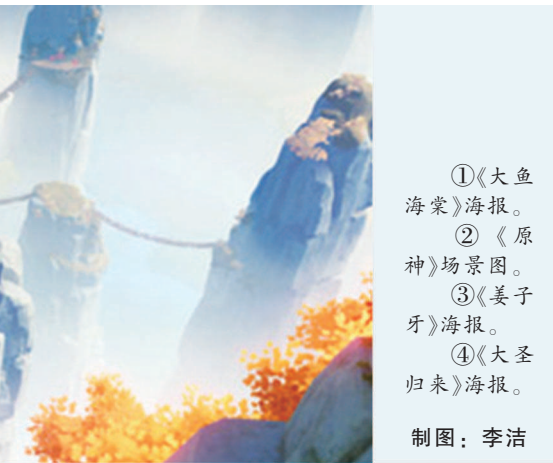
不过,让专家感到遗憾的是,这样的例子并不多见,网络文学已经成为影视剧创作最肥沃的土壤,但对于ACG产业的“供养”还远远没有被真正开发。



BIG FISH & CHINESE FLOWERING CRABAPPLE 梁旋导演作品



姜子牙



①《大鱼海棠》海报。②《原神》场景图。③《姜子牙》海报。④《大圣归来》海报。

制图:李洁

除了文本有待加强之外,在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教授林玮看来,相比于一些动漫游戏产业较为发达的国家,我国动漫游戏IP还没有很好地发展起来,许多作品出完一部就没有了后续,IP的延伸性缺失了。

IP的延伸性缺失,除了部分从业者习惯了快餐化、赚快钱之外,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制于技术。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孙佳山以《哪吒之魔童降世》为例进行解释,该片超过50亿元票房,有超过70家国内动画制作团队参与了制作,被视为是全行业的齐心协力,但这样高水平的动画产出每年最多一两部,恰恰说明了我国动画电

影产业集中度分散、“单兵作战”能力不足。而这也是《大圣归来》《大鱼海棠》等前些年爆款动画在资金上已没有太大困扰的情况下无法推出续作的真正原因。“何况这些年票房、口碑都被认可的动画代表作背后,都有外国视效团队的影子或隐或现。如若完全依靠自身技术力量,作品最终呈现的效果恐怕还得打个问号。”孙佳山说。

突破瓶颈,打造全产业链或是出路

在研究者看来,要补上中国动漫游

戏产业在内容与技术上的短板,需要从打造全产业链入手。这也是动漫游戏产业较为发达的国家的通行路径。一方面,打造全产业链有助于通过动漫、游戏和各种衍生产品开发来实现IP的延伸性,另一方面,全产业链能够有效集中和整合资源,有助于技术上的革新与提升,从而将好的内容转化为高质量产品。

值得一提的是,以往人们说到动漫游戏产业打造全产业链,更多是从行业的宏观布局层面来理解,如今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认识到打造全产业链的意义并付诸实践。最近频频被提及的“米哈游”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这家位于上海的公司历时四年打造的手游《原神》,

上线首月即登顶20多个国家的应用商店畅销榜,并揽获多项行业大奖。孙佳山认为,除了游戏本身的成功之外,该公司的运作方式更值得关注。其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用“连续剧”来形容公司的商业逻辑,即先从成本相对较低的小说入手来尝试各种角色和整体风格,选择市场接受度高的制作成漫画和短篇动画,进一步成熟之后推出公司的核心产品,也就是游戏,最后是衍生品——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全产业链模式。

打通全产业链的另一面,是在长时间的运营中主攻同一系列产品,从而形成精品IP。从2011年成立以来,米哈

游一共只推出过五款游戏,其中四款仍在运营,这在平均寿命仅为一年半的手游市场上并不多见。

去年7月,由六道无鱼工作室出品的国漫《雾山五行》上线即受到漫迷追捧,豆瓣评分始终在9分以上。记者注意到,作为一家成立不久的工作室,六道无鱼的员工包括创始人林魂和妻子在内不超过20人,林魂更是一人包下导演、出品人、原画、脚本、动作设计、分镜、声演甚至还有主题曲演唱等多个身份。这直接造成了该剧集制作上的辛苦和影响力的扩大。在林魂看来,尽快打造一条稳定的产业链,已是公司的当务之急。

逝者

著名出版家沈昌文在京去世,享年90岁,曾主持三联书店和《读书》杂志

“乐于做配角”的沈公,以编书生涯见证知识界精神追求

“也无风雨也无晴”,南人北相拼出自成一派的处世之道

①沈昌文部分著作。②沈昌文生前在书房中。③沈昌文75岁时,孙女沈凯为沈公而作。(均出版方供图)制图:李洁



①



③



“废纸”我一来!

■本报记者 许旻

从银楼小学徒一步步成长为出版大家,长期执掌《读书》影响了几代读书人……昨天,著名出版家、学者沈昌文在北京去世,享年90岁,引发悼念声一片。他曾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退休后发起创办《万象》,直到晚年仍活跃于出版界。

“沈公永远是我们的师傅,有精神上的追随,心灵上的认同。作为这个时代中国文化界和出版界的标志性人物,他继承了上溯至邹韬奋先生的三联精神,以出版事业助推了80年代‘文化热’、90年代‘人文精神’大讨论,为一代读者提供了丰盛精神食粮。”资深出版人俞晓群与沈昌文有着30多年师徒情谊,他向本报记者透露,就在几天前沈公还与他约定,要参加2021年上海书展,发布《书信集》。目前,这部新书还在资料整理阶段,下半年将如期面世,作为对沈公“最好的慰藉与怀念”。

从银楼小学徒到出版大家,主持策划多部丛书引发知识界极大反响

“沈公在睡梦中安然逝世,三联书店前主持人、一代杰出的出版家和作家、我极为尊敬的前辈,终以这种潇洒的方式谢幕。”学者陈子善的叹息道出了不少学人的心声。编剧史航在微博上拟写挽联——“知道难,弘道尤难,漏船载酒,刻舟求剑,先生此生大不易;

读书易,做书不易,涸辙濡沫,餐雪履冰,举世今世祖知难。”

众人口中的“沈公”,1931年9月生于上海,1986年至1995年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兼《读书》主编。主持期间,他引进出版西方经典著作《宽容》《情爱论》《第三次浪潮》,推出了杨绛《洗澡》《我们仨》、巴金《随想录》、董鼎山《西窗漫记》、郁风编的《郁达夫海外文集》、夏衍杂文集,以及蔡志忠漫画、金庸小说等畅销书,无不引起极大反响。他主编的《读书》杂志既不乏对学术文化界的前沿思考,又坚持大众化的轻松活泼风格,聚集了一批忠实读者。2003年他将主持杂志期间所写的“编后语”汇成《阁楼书话》,此外还著有《书商的旧梦》《最后的晚餐》《知道》《八十溯往》等。

从银楼小学徒,到出版社校对员、社长秘书,直到主持三联,与费孝通、吕叔湘、陈原、柯灵等文化老人交往,策划“新知文库”“现代学术文库”丛书,沈昌文的传奇一生可谓中国当代出版史的生动缩影,也见证了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时期知识界思想解放的轨迹和精神追求。

《读书》之所以为《读书》,沈昌文靠的是“三无”——无能、无为、无我。“这不仅是一种办刊态度,且是一种人生境界、道家风范。”著名作家王蒙曾经如是阐释:无先入为主,无偏见,无过多的自以为是是与过小的鼠目寸光,无太厉害的排他性,才能兼收并蓄来好稿子,真正团结住各不相同的作者,显出思稿若渴思贤若渴的谦虚和真诚,才能具有相当的凝聚力吸引力容纳力。

回顾沈昌文一生,他的回忆录《也无风雨也无晴》书名恰投射出其豁达洒脱。与沈昌文共事多年的前三联《读书》杂志主编吴彬认为,“老沈的多种面相很有趣——从上海滩一路走来,带有上海市井中的颖悟灵动和世俗烟火气;又大半生游走北京学术文化圈里,有了根深蒂固的超越性理念,他前者对人、后者对文,南人北相,既不以古板拘泥泥人,也不以狡黠圆滑伤骨,两者对接,竟拼出一个堪称另类但不失完美的杂志掌门人。”

不少学者还记得,2019年上海书展《八八沈公》首发,沈昌文坐镇并告白——“我的初心在上海,我就是上海的‘小赤佬’。在沪待了19年,这期间不只是得到了人的成长、文化知识,更重要的是精神上有了指引。”书中汇集其旧识好友给他的趣闻文章,一个天真狡黠、机智幽默、随心所欲的沈公形象跃然纸上。他曾总结出版经验“三个第一”——文化第一,质量第一,人脉第一。而要搞好人脉关系,他生前笑称:“我是主张吃的”,独具特色的“以食会友”,助他在饭桌上与作者交流,获得佳作名稿。

“沈公的饭没有一顿是白吃的,他所抓住的出版线索都在不经意间露出端倪。他做的事远超出版人,而他又确实是个精明的商人。”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说,沈昌文的初心就是做好出版发行,拿出读者需要的有价值的书,让作者在诱导启发下产出最好的成果。

编书无数,沈昌文习惯自谦:“在工作中,我从来不是主角,一直是配角。从懂事起到现在,做什么事情,我永远喜欢做配角。我从旁做了些事情,仅此而已。”在《八八沈公》中,众人视角“交织”出他丰富多彩的多面人生——他是武侠小说里“深蕴内敛的中年练家子”,是一位无法复制的“思想的邮差”,他用宁波话畅谈“食经”,他有自成一派的“出版经”和处世之道。他是智者,仁者,狂狷者;他常背着双肩包,自称“知道分子”,是独一无二的沈公。